

大江河

大江河

一个姑娘在汉水畔唱歌
江水不停挤过来
拉宽飞鸟推浪的声线

打满腹稿的秋
选择繁花乐章
给游轮、飞机、古街
萨克斯、小烟火、蓝天配器
从不轻言的人，也交出铁锈
交出藏匿已久的音符

大江河长子
总能在夏秋指间
找到奔腾的依据
学说英语的茶漆丝苧
青山野谷
领着一座座安康小城歌唱

长江回抛水袖惊动一把京胡
谁用秀水唱西皮
谁，解开二黄的绳缆

蜀河古镇

读蜀河古镇
要带上丝、麻、茶、漆、桐油
让这些秦岭巴山的孩子
在到达老河口之前
备好纤绳、篙、号子
织好传奇的网
打捞满仓旧岁月

九月，秋雨微凉
洗白鸣盛楼汉调二黄水袖
洗亮大青石条北上关院
西达川渝
东进长安，南下鄂湘包浆

回帮清真寺俯视下
黄州馆，三义庙，万寿宫
武昌馆，杨泗庙的墙壁
爬满乾隆年泛黄的水路
标记出商贾船帮，货栈，码头
航道，钱庄地址

走在西门里，有旧事站哨
刚刚迈步
八大字号 六十九家商铺东家
就与你侧身而过

化龙山怀想

云爬上山脊
掏出水袖，也斜刺刀戟
让高龄峭壁
有了与想象征战的可能

花钟敲响的野风
在巴山北坡奔跑进化
用时间锯齿
切开秘境的身世
鸽子花萼上
白垩纪，第三纪密码被破译
大风子、鹅掌楸、云杉、连香树
从化龙山贴身处
撕开标本的缝隙

我的体内，有遁形的虎啸
在金雕翅膀、云豹脊梁之上
拆开神的围栏，道破天书
放养出成群传说
我也听见冰川破裂
创凿石阶的回声
攀援上 2917 米长梯
我再也无法着地

水叶子

三月，风，也是手
要不，怎能听见
茶山劳作的女人们
被拍成一撮
陕南春水愉悦声
是的。也能看见
风过秦岭时
采下南方水汽
在巴山弯下腰身
与一种植物交融，舞蹈
品味江山般千年相许
春分后，汉江解开桃花水
一群饱醉的山歌追着风
把移步青山的女人
拍成一芽芽水叶子

秋山，春水

走在你身边的植物
我喊野茶、百合、辛夷
每喊一声，就有一棵大树
沿半天云，八角庙
背着四川盐巴和传说走出来
每喊一声，就有那些

用名字奉养你的人
舀出一瓢诗歌，以及
清冽直抵心肺的文字

在喊出你名字之前
需要用四月秧田做剪纸
还原耕读往事，细采
茶姑小芳流韵的水叶子

在知道你的名字之前
还不能说出一些姓氏
就像你，鸟羽之上
用花的云，收藏了许多秘密

我们走在山谷

书，还有苞谷
都是粮食，都要珍藏
整个山谷的寒风都是亲戚
随时串门，拉家常
只要有光穿透石板瓦缝
再微弱，也是长梯
在后湾村王大贵土墙屋里
课本比砖结实
志与智都是动词
我们在冰的裂隙穿行
走进大学校门前的山谷
寻找粮食，蜜蜂
找出初始情感的阳光

大贵坪狮头柑

大贵之地
盛产稻谷、茶、小风景
盛产朝霞到晚霞
一些柑子树站在坪坪
熟读这里的黄土，传说
接待上下高楼梯的雾、气温
在初冬，完成一次盛装仪式
这时，平缓的坡草香叶红
树枝间，卧满肌腱暴露的小兽
此时，背着故乡的人们
用一头头小狮子
咬住拴在心头的思念与乡愁
轻轻一叩
黄洋河酸甜的水分子
像血液，灌注全身

在黄果树

30 里铜鼓声
告诉你 77 米狂喜

这水呀，系上花腰带
太阳就长出七彩尾翼了

一直在寻找的大树
挂满银饰，用舞蹈
摇响河谷
蜡染静水深流

应该收起一整片天空
释放隐形的猫
去推开十万青山墙壁
这素白，一直在心中盛开

时光经线刚刚打结
那些森林佩戴苗刀
剥开熟透的果子，在安顺
摆下剩天满血烦恼的长风

忧伤的鸟鸣

除夕
碾子披那片桃树林死了
死于一群孔明灯狂欢式偷袭

光鲜的烟花游街串巷
把喜庆
诱惑成炫目艳丽的垃圾

人们说
那天，有漫天黑羽
雪一样飞舞了整整一夜

我希望有一场真正的雪下来
掩埋肆意人间
让草木的魂重生成巢

最后一场寒流滚落碾子坡
那是忧伤的
春天的鸟鸣

我只是想走走

我只是想走走
走到火车开不动的地方
留下火车而不是铁轨
这些年，铁易锈蚀
旅程也是，而我
是一个总在买车票的人

没有一个心愿走出检票口
只有往事，始终与我同车次
我因此会毫无顾忌诉说

直到往事不语，直到
被一场毫无意义的大雨提醒
什么时候开始溺水了啊
我是一个失去陆地的人

火车，重新启动
沾满铁轨锈渍
像穿着旧衣服，回家

暴风雪

寒风里，一些碎裂事物在颤动
隐约巨幕后
我听见一条山谷在歌唱
每一凸起崖壁都是一个声部
或高亢，或沙哑，或低沉

我也在歌颂
十二月
只要伸手抓一把暴风雪
就紧紧握住奔跑而来的序曲

大雪

在蓝草原
育肥羊群
带上它们
也带上一嗓子冷烟
向南路上
温湿水汽和土地都向上生长
扎起帐篷之前
敞胸的北风赶着自己
在分流水系的峰岭上
认真攀登
把每棵树拧成水晶
接近于歌颂
能看见
翻过秦岭的风把白火焰
一把一把洒向人间

风

十二月
北方，是风发情的季节
灵物及另一种生命物蜷缩
起来
或是跟她跑了
而丑陋的山石却赫然而立
于是，风婆子疯了
时常钻进山谷嚎啕

诗还得是有讲究的文字
——从杨洋的诗歌说开
刘云

汉江边的安康是出诗歌的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当然是要出诗歌的。安康的诗歌传统可以检索到诗经时代，这是乡友们很自信的财富。我的家乡平利号称中国最美丽乡村，因此当然也是出诗歌的地方，这里出茶歌，出花鼓子，出夜锣鼓，出莲花落，出弦子腔，这些都是诗歌最好的民间表达形式，是活生生的诗歌类型。新时期以来，平利写诗的一批接一批为中国最美丽乡村增色，近些年把诗歌写得讲究的有蔡森、沈亦君、王苏平、吴立志、蔡汝平、王绪珍、范莹、翁江春等等。他们的诗歌创作之所以有名气，大抵是诗歌写的有板有眼、有沉实的内涵、有讲究的诗歌技巧，他们都是现代诗歌的圈内人。我记住他们唯一的动机也就是他们诗歌的面目是鲜活的，不重复仿照其他有名的诗人，是诗林的这“一株”这“一棵”。杨洋是平利诗人人群中风格特立的一个，他诗歌的辨识度十分明显。读过他的诗歌就会记住那些动人的句子，那些出人意料、蓦然现身的诗绪，或可称之为诗的主题、诗眼的、诗的思想的东西，总在他营造的陌生而又亲切的意象之溪中闪现。一首诗读后给人留下或多或少或少的慨叹，有时有一丝凉意，一种自悦和他悦，甚或浩荡的自我嘲弄。有时是赞美，在平凡的平淡的甚或平庸的生活场景发现那么一点崇高与伟大，然后又自觉自悟地归于平静。读杨洋的诗，看不到平庸的仿写，借用，当然也看不到所谓名诗的影子，那些精致而又如三秋之树的诗句，是打着杨洋的独有烙印的。我读他诗多了，就感觉他的诗句是经过火烧过的，是手捏成坯的陶件，不是惊人的大器物，也不是红木家具上的大摆件，不是祭台的供器，是民间讲究人家里喝酒吃饭喝茶的小盘子、小碟子、小勺子、青花饭碗、两尺口面的汤钵、专盛红鲤的大条盘、大茶海、大茶碗、大茶缸，经过“杨密”烧制，用的都是硬柴，火候恰好到别人不能硬学，这些物件成了杨氏标志物。

现代诗不管怎样发展变化，根子里血脉里的讲究是不能变的，那就是诗经的传统、离骚的传统、格萨尔的传统、荷马史诗的传统、文艺复兴的传统以及黄河大合唱的传统、义勇军进行曲的传统、沁园春雪的传统。中国诗歌从唐宋诗词到民国白话诗、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民歌体诗、新现代诗，从艾青、郭小川、贺敬之、蔡其娇，再到北岛、舒婷、杨炼、顾城、叶延滨、海子，直至今日诗歌场上一片风烟弥漫，一地鸡毛或雾里看花，诗歌总是在经过一系列的腥风血雨洗礼中向更加富有生命力变化，更加贴近生活变化，更加体现人民的观照群怨变化。哪一种诗体，哪一种诗歌技艺，哪一种叙事方法，最终留下不朽篇什的，最终流传至广的恰恰就是那些骨子里不脱诗歌传统的作品。即便越写越随便、随处可写、出手就有、不讲究俗的口语诗的洪流中，也有极其讲究的精品，比如我们读到刘年的诗，龚学敏的诗，张二棍的诗，余秀华的诗，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过诗意的桥梁，体会创意的诗创新的诗绝不可替代的诗。

杨洋的诗推介的意义，从安康本地诗坛小范围讲，就是诗歌贵在有创意，有创新，既新在新的诗绪的新出口，也新在诗歌叙事的新表达。于我的诗歌偏好而言，我也更看重那些对于诗歌意象认真、敏感、扎实、生气勃勃的提炼建构。从杨洋诗歌中，我们能够幸运地遇见那些春花般绽放的诗意之象，它们点缀在安康诗歌夜色的天幕上，闪现遥远而动人的光芒，它们以光速击中我们诗意的内心，它们给了我们在沉重的生活之余还可以读诗的理由和勇气。



唐明东，1962年生，字野云，号秦南野人，又名葫芦堂主，安康人，当代著名中国画家，陕西省各界书画院理事，汉江画派主要创始人。市政协一届委员，二届、三届、四届常委。1996年入陕西国画院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师从中国国家画院院委苗重安。国画作品《幽居》入选全国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并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多次举办“汉水风韵 秦巴画魂”唐明东中国书画作品展，西部省、市数十家电视台进行“画家唐明东”专题报道，艺术成就载入《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陕西当代书画家作品典藏》《陕西年鉴》等多部辞书，作品被国内外艺术家、收藏家及文化文物部门广泛收藏。



秋江



源远流长



秦巴汉水



汉水松风



汉江雨后



白云寺



夏池荷香



雄鸡一唱天下春